

随心 所选本

林斤澜

著

当代名家散文丛书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当代名家散文丛书

随心所欲

林斤澜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随心所选本/林斤澜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1997. 12
ISBN 7-5059-2818-X

I. 随… II. 林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0487 号

书 名	随心所选本
作 者	林斤澜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薛燕平
排 版	北京文籍激光照排厂
印 刷	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380 千字
印 张	17.25
版 次	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2818-X/I·2101
定 价	34.20 元

目 录

春 风 集

春 风	(3)
渡 船	(5)
山 口	(10)
云 雀	(16)
蓝色湖	(18)
春声和春深	(21)
天 籁	(26)
“夜半歌声”的歌者	(31)
山外有山天外天	(34)
打了儿子一枪	(39)
终课无语	(41)
微笑的失落	(43)
我们叫他端木	(48)
注一个“淡”字 ——读曾祺的《七十书怀》	(55)

座右铭.....	(70)
骆驼.....	(74)
山水之“寓”.....	(80)
城 墙.....	(90)
峰 顶.....	(95)
世 界.....	(98)
心 草.....	(104)
榕.....	(107)
雁荡杂记.....	(113)
农民的梦.....	(120)
鱼 伤.....	(122)

草 原 集

草 原.....	(127)
姐 妹.....	(140)
台湾姑娘.....	(151)
新 生.....	(175)
默 契.....	(185)
青石桥.....	(194)
绝 句.....	(206)
微 笑.....	(213)
火葬场的哥儿们.....	(219)
头 像.....	(229)
酒 言.....	(244)

谢 恩.....	(250)
轱辘井.....	(252)
电 话.....	(272)

矮凳桥系列

溪 鳗

——矮凳桥的鱼非鱼小酒家	(279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姐 弟

——矮凳桥小品	(292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同 学

——矮凳桥小品	(296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李 地

——矮凳桥的女镇长	(301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母亲系列

丫丫没有娘.....	(355)
------------	-------

水井在前院.....	(359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忽闻声如雷.....	(362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十年十瘥系列小说四篇

哆 嗦

——十年十瘥之一	(368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黄 瑶

——十年十瘥之二	(378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春 节

——十年十瘥之三	(387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白 儿

——十年十意之四	(396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门系列小说四篇

命 门

——“门”之一	(403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敲 门

——“门”之二	(405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幽 门

——“门”之三	(408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锁 门

——“门”之四	(41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藏 猫 集

藏 猫	(417)
小说的头尾(上)	(421)
小说的头尾(下)	(428)
读《卡门》杂感	(435)
蒲家庄杂感	(443)
《孔乙己》和《大泽乡》	(454)
谈“取”“舍”	(463)
秋夜梦	(472)
论武松没有绰号	(476)
思前想后	(493)
《茶馆》前后	(499)
“侃”和“聊”	(508)

散文闲话.....	(510)
聊天和做梦.....	(519)
谢“秘方”.....	(522)
乡 问.....	(525)
乡 谈.....	(529)
答 问	
——当今流行的小说写法.....	(534)
后 记	(541)

春 风 集

春 风

北京人说：“春脖子短”。南方来的人觉着这个“脖子”有名无实，冬天刚过去，夏天就来到眼前了。

最激烈的意见是：“哪里有什么春天，只见起风、起风，成天刮土、刮土，眼睛也睁不开，桌子一天擦一百遍……”

其实，意见里说的景象，不冬不夏，还得承认是春天。不过不像南方的春天，那也的确。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，也有道理。

起初，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，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”这样的名句是老窖名酒，是色香味俱全的。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，风原是看不见的，又无所不在的。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，像柳丝的飘拂。体贴万物，像细雨的滋润。这才草长，花开，莺飞……

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？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，那是下乡的好处。

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上，曾数度“春

脖子”。背阴的岩下，积雪不管立春、春分，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。是潭、是溪、是井台还是泉边，凡带水的地方，都坚持着冰块、冰砚、冰溜、冰碴……一夜之间，春风来了。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，莽莽沙漠，滚滚而来。从关外扑过山头，漫过山梁，插山沟，灌山口，呜呜吹号，哄哄呼啸，飞沙走石，扑在窗户上，撒拉撒拉，扑在人脸，如无数的针扎。

轰的一声，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。嘎的一声，是碗口大的病枝刮折了。有天夜间，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，格拉拉格拉拉响起来，晃起来。仿佛冬眠惊醒，伸懒腰，动弹胳膊腿，浑身关节挨个儿格拉拉格拉拉地松动。

麦苗在霜冻里返青了，山桃在积雪里鼓苞了。清早，着大靸鞋，穿老羊皮背心，使荆条背篓，背带冰碴的羊粪，绕山嘴，上山梁，爬高高的梯田，春风呼哧呼哧地，帮助呼哧呼哧的人们，把粪肥抛撒匀净。好不痛快人也。

北国的山民，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。到得喜欢得不行时，连捎带来的粗暴，也只觉得解气。要不，请想想，柳丝飘拂般的抚摸，细雨滋润般的体贴，又怎么过草原、走沙漠、扑山梁？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？

如果我回到江南，老是乍暖还寒，最难将息，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，牛尾蒙蒙的阴雨，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，墙角落里发霉，长蘑菇，有死耗子味儿。

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！

渡 船

我离开温州三十多年，有时候会忽然梦见——
梦见了渡船。

有几年我住在蝉街外婆家里，蝉街不一定因蝉多得名，整个小城都在蝉声中过三伏天。蝉成日喧叫，但它悠悠的单调的声音，却浸透了寂静。蝉街有河，河上慢慢划过一条敲梆船，街上凑巧拉过一部黄包车，小孩子都要从头看到尾。蝉街东头是松台山，山下有个曾宅花园，青空白日进去都会担心撞着聊斋人物。

春天时节，绵绵的春雨空档里，漏下黄黄的阳光，我会忽然心慌起来，这种心慌，土话叫做“摇翼”，很形象。我一“摇翼”就赶紧——赶紧做什么呀，晓不得。只是赶紧跑出去，跑出悠悠的寂静去。跑出了三角门，三角门外两边墙上都写着个冷字：“厝”。口头叫做“存厂”。一排排矮屋，屋里棺材排队，有的裂缝，有的年久不成颜色，地上草长，墙边苔绿，连声咳嗽都听不见——若有咳嗽，那还了得！跑过“存厂”，看见田野，啊，油菜花

黄霜霜遍地镶嵌，镶嵌到天边。穿过田野，来到淡绿的河边，河面上横着一条粗绳，绳下一只红漆渡船，方方的平底渡船。挑担的赶牛的都好稳稳当当上船，自家拉着绳子过河。船常常闲着，我独自慢慢地过来过去。是雨是晴，田野总是湿淋淋，河上总是雾腾腾，青山和青天，总是朦朦胧胧。春天长长地没有尽头，深深地没有个底。离开温州前几天，特别去坐渡船。离开是有目的地，但是千里迢迢，战火漫漫，没有一点把握。实际还是个小孩子的心，觉得渡船渡到河中央，就好比到了生身之地的怀抱中间，心就静定下来，暗暗朝拜文艺女神，誓不变心。

去年我回到温州，住在松台山下的华侨饭店，当然是新楼，有水电，有沙发，有卫生间，有厅有堂有花园。松台山脚还有个居高临下的剧院，晚上要仰起头来看电光灯。蝉街的河没有了，和闹市五马街连接起来，叫做哪里都有的红卫路。新的建设我都喜欢，旧的没有了，我也有些可惜。但却不怎么惊奇，这些变化南北到处都是，到处有喜欢有可惜。只有一点不明白，街上的人怎么那么多。白天工作时间，也成串走过去，成队走过来。成堆的青年围着围着——稻桶一样不漏水……有时我半夜回饭店，松台山下还有灯火盏盏，馄饨、米面、烧鹅、鱼丸……有时天一亮就起来走走，菜车菜担上市了，街上三三五五，高声谈笑，带秤的姑娘有本事成车成担的讲价钱，拎菜篮的主妇挑精拣肥，二十四个小时，街上寻不着寂静的钟点。

城墙和三角门早就扒平了，我顺着马路走到城外，城外还是马路。墙上没有“厝”字，“存厂”变成了工厂。也有的单间门面，挂着个吓人的招牌，例如：港务机械厂。马路的背

后，寻着了田野，寻着了河，但河上没有绳，没有渡船，没有平底的方方的红漆渡船。

有回过一条江，渡船是只老式两头翘大木船，安装了个马达，农民们挑着满桶的氨水，走平地一样走过跳板，把桶一排排放在船舱里，气味浓浓，谈笑哄哄。拎菜篮的，背书包的，拿着伞的老人家，一会儿站满了船舱船头。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，裤脚卷到腿肚那里，肩上背枪一样一条空扁担，扁担头上缠着空口袋。大家好像都认识，有人笑着说：

“钞票赚着了。”

女孩格格一笑，把头一扭，眼睛里的得意闪电一样。满船是多年思念的乡音，满船是思念里没有的说话：“钞票，钞票”，“赚着，赚不着”……我四面看遍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。大家也从四面看我，把我当个外地人。马达响着，渡船斜斜的驶过江去，江水滔滔，云天茫茫，四面的人声里，忽然有一个低音撞到我耳朵里，碰着我不晓得哪一条筋，一个名字跳了出来，我冒叫一声，两声……一个白发苍苍，瘦脸黑黑的人站在我面前，细看这人，未老先白头。一分钟以后，两人都认出来是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学、好朋友，意气相投，志同道合。他的低音浑厚，当年他的本事是从上衣兜里抓出一支笔，有时甚至是一把牙刷，就指挥我们唱起响亮的“枪口对外，齐步向前！”

我们真真好比肩并肩走向战场。

“我是海岸的哨兵，”

啊，荷枪独立在东海之滨，白花花的浪头扑在脚边。

“拿起鸟枪、铁锤、剪刀、石头、火炮……”

想象中，我们和鬼子巷战，肉搏，白刃相见。

.....

我问他这些年在干什么呢？黑白铁。修理单车摩托直到拖拉机。春节还做爆仗气球。他说他过了青年时期，才明白自己秉性不爱活动，根本也不是音乐材料，和机器打交道倒是对头了。

我顺口说了几句说惯了的话，一个人的出身自己不能选择，走的道路是自己选择的。

他转过头去看江水，顺着微波碎浪，看到远天，好象问水问天，当年的路是自己选择的吗？那时候自己会选择吗？同学朋友一个个不像浪连着浪吗？一个个叫浪推着走，叫浪卷进去了……路，大半是时代决定的。

不过我还是想我那条小河上的渡船，拉着河面上的粗绳到了河中央，祈求养育我的大自然，给我启发，帮我下决心。我打听哪里还有平底的方方的渡船。

他惊讶起来，用眼角瞟着我说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渡船，也没听说过，怎么会有四方的船呢？

刹那间，他疑心我做梦，我疑心他健忘。究竟三十多年在身边过去了。

我常常从松台山下，走过蝉街五马街。叫不惯红卫路。一路人撞人，从人缝里插过去，耳朵边嗡嗡地全是乡音，不过一个人也不认识。乡音满街满城，好比潮水，带泥带沙带泡沫带残渣的浑沌沌的潮水，我不熟识。

立刻从大街转进小巷，走石板路，石子路，立砖的路，推开油漆剥落的双扇前门，或是单扇白木变黑了的后门，走进潮湿的院子，走上苔藓镶边的石阶，走进幽暗的厢房，或是楼板晃晃的楼房，坐下来喝新鲜的绿茶，吸红牡丹香烟，和老朋友

悠悠闲谈，半天不当件事。

但方方的平底的红漆渡船呢，没有人爽爽快肯定有过，多半是怀疑，是稀奇，是搜索记忆。我也糊涂起来了，莫非把庄子的方舟，或者圣经的方舟，掺杂到多年的乡思里去了。

我在老朋友中，听着通史、鲁迅、典故、方言搜集——啊，乡土特有的方言，我父辈、我老师就在搜集。我多住了些日子，认识了一些青年，我听见三四笨并茈、信仰危机、意识流、蒙太奇……这都在小巷里的斗室里，好比水潭，这里有寂静，有清澈，有深沉，有“摇翼摇翼”的心慌，有明天的梦。

我又离开温州时，更加相信过去有过方舟，挑担的赶牛的都能够稳当站着过河，也站过心慌的少年。

我相信现在也会有应当有，只不过一时说不清在哪里。方方的平底的红漆渡船呀，我还要寻你，也许明天就会心慌起来，千里迢迢回去寻你。